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

晚清·北洋（下）

中国文史出版社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

葉選平



晚清·北洋(下)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 晚清·北洋, 下/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7

ISBN 7—5034—1254—2

I. 文... II. 全... III. ①文史资料—中国②中国—近代史—史料—清后期③北洋军阀政府—史料 IV. K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35637 号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印 装: 河北省邮电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63 (全书总印张: 1491.25 印张)

字 数: 1456 千字 (全书总字数: 34453 千字)

印 数: 2000 册

版 次: 2002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200.00 元(全书 26 卷)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工厂负责退换。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

晚清·北洋（下）

主 编	石玉新	杨小波			
副主编	蒲元华	赵艳芳	易亮如		
编 辑	王书福	方兆麟	李 艳	孙景光	金宏慧
	郑友成	徐文玉	黄学东		

目 录

· 北洋政局及经济 ·

- 李纯督苏前后北洋内幕种种 俞莱山 (1)
- 黎元洪二次任大总统下台的经过 张绍程 (13)
- 1922 年八团体国是会议之经过 孙筹成 (16)
- 第一次直奉战后北京政府之三幕剧 王军初 (19)
- 梁士诒在被通缉前后的活动 李汉青 (23)
- 曹锟贿选概述 王育楚 (29)
- 曹锟贿选前后的国会 沙彦楷 (50)
- 曹锟贿选总统之一斑 郑廷玺 (54)
- 军阀祸国记 史后民 刘 位 (62)
- 西原借款 张润普 (85)
- 罗文干签订奥款展期合同案 胡宝麟 (89)
- 北洋政府时的金法郎案 魏元晋 (96)
- 中苏初期的外交活动 吴蔼宸 (105)
- 旧中国海关的片断回忆 王声甫 郑葆祺等 (111)
- 1927 年反对水线合同延长的经过 乔六易 (124)

· 直皖战争 ·

- 直皖战争前后 王毓超 (129)
- 团河会议与直皖战争见闻 贾润泉 (143)
- 直皖涿州战役亲历记 路之炳 (149)

· 两次直奉战争 ·

- 第一次直奉战争前后 张方严 (152)
- 第一次直奉战争见闻 刘德权 (161)
- 第一次奉直战争奉方闻见琐录 周大文 (167)
- 冯玉祥北京政变的片段回忆 孙名泉 (174)
- 蒋鸿遇在北京政变前的秘密准备工作 王赞亭 (179)

- 对周玳的《二次直奉战时阎锡山与直奉皖军阀的勾心斗角》一文的补正
..... 郭宗汾 (181)

· 江浙战争 ·

- 齐卢之战前后 田仲韬 (183)
两败俱伤的江浙战争 安铁舟 (192)
江浙战争中的王永泉 魏德卿 (195)
暗杀徐国梁案 陈冰白 (198)

· 南口晋北之战 ·

- 我所经历的晋北之战与南口大战 吴锡祺 (200)
亲历南口战役 刘翼飞 (207)
阎冯两军在大同的战争 大同市文史研究馆 (214)
雁北战事及其影响 李泰莱 (217)
冯阎雁门之战 芦丰年 (224)
晋军与国民军的战争 陈长捷 (228)
1926 年张自忠投晋经过 陈长捷 (241)
石友三部晋北作战及五原誓师 孙名泉 (246)
亲历晋北战役前后 韩多峰 (257)
1926 年奉冯两军在多伦作战的经过 肖兆麟 (261)
吴俊陞攻打多伦和穆春师张家口缴械改编 王之佑 (268)
我随奉军进攻察北的回忆 李守信 (276)

· 郭松龄兵变 ·

- 郭松龄反奉经过 郑殿起 (281)
郭松龄反奉亲历记 佟 衡 (293)
关于郭松龄倒戈的回忆 杨蔚云 孟宪尊等 (304)
回忆郭松龄反奉 刘翼飞 (310)
郭松龄反奉时张学良应变见闻 周大文 (315)
姜登选被杀片断 梁同洪 侯化昌 (317)
对魏益三先生《郭松龄反奉亲历记》的补述 蓝香山 (321)
郭松龄反奉时奉天省学联会的活动 周东郊 (324)

· 五省联军 ·

- 孙传芳与五省联军之兴灭 苏桂荣 李耀先等 (327)
五省联军之内幕 孟星魁 (336)
孙传芳五省联军在江西的惨败 汪飞熊 (343)
孙传芳龙潭大败经过 田韵清 潘振英 (346)

龙潭战役后五省联军最后的挣扎	田韵清	潘振英 (352)
陈调元投靠和背叛孙传芳的经过		李海秋 (359)
五省联军残部投蒋后的沿革及消亡		冯子让 (365)
孙传芳与洪兆麟的勾结		文选之 (369)
周荫人与孙传芳的关系及胶东事变经过		武镜寰 (370)
对马葆珩著《孙传芳五省联军的形成和消灭》的纠正和补充		刘佩宜 (375)

· 直系军阀 ·

吴佩孚倒徐拥黎始末		孙丹林 (383)
吴佩孚洛阳练兵回忆		陈绍岳 (390)
吴佩孚在洛阳之财政临时筹措		谢宗陶 (393)
吴佩孚与英美的关系		孙丹林 (399)
海军与吴佩孚的成败		孙丹林 (402)
吴佩孚、靳云鹗交恶之由来		李炳之 (407)
吴佩孚、王承斌的矛盾与二十三师内部纷争		杨雨辰 (411)
靳云鹗主张联冯击奉片断回忆		李玉珂 (418)
吴军在信阳围城 50 日及其解决经过		熊意超 (420)
吴佩孚离豫入川前后		陈琢如 (424)
从李纯之死到何春霖之来保定		潘承祿 (427)
蔡成勋督理江西军务之前后		潘振英 (429)
孙传芳驱逐王永泉见闻		赵凌霄 (434)
萧耀南的贩烟(鸦片)养兵点滴		傅尚吾 (435)
国民军与李景林的冲突		吴锡祺 (436)

· 皖系军阀 ·

徐树铮的西北军		吴景南 (441)
西北边防军始末		张振汉 (444)
傅良佐督湘前后		陈文运 (448)

· 奉系军阀 ·

张作霖与北洋军阀各派系的关系	赵兴德	李赞廷 (456)
张作霖时期的奉天省财政整理概略	李赞廷	赵兴德 (470)
杨宇霆、常荫槐被杀情况的回忆		陈庆祥 (477)
杨宇霆督苏与陈调元的两面手法		萧粟原 (480)
杨宇霆督苏的失败		尹凤鸣 (483)
张学良优遇富双英		吕东荃 (486)
奉军三下河南及其失败		张芝尧 (490)
魏益三部投冯投吴投蒋的经过		李大同 (492)

张作霖时代东北社会的黑暗面	万 异 (504)
民初热河纪事	黄增藩 (520)
汤玉麟统治下的热河	李铁生 (523)
清末民初热河军队之变迁	李赞廷 (527)
20年代中期热河烟土与热河兴业银行的关系	靳天林 (529)
褚玉璞杀害刘汉臣和高三奎的内幕	魏宜之 (533)

· 湘豫滇黔军阀 ·

汤芑铭督湘前后	杨朝黼 (535)
谭延闿驱张时的一段奇闻	黎泽泰 (541)
谭延闿第四次入湘始末	黄维汉 (548)
镇嵩军始末	范龙章 张 钫等 (552)
刘镇华西安围城失败片断回忆	骆永亮 (564)
成慎驱逐赵倜活动始末	张衡轩 徐仁甫等 (569)
李根源和滇军	许崇灏 (573)
记唐继尧下台有关的一件事	陈星垣 (577)
唐继尧与直系军阀之明争暗斗	齐星衢 (579)
逐唐抗唐之战亲历记	曾万钟 (582)
北洋时期贵州政局与军阀袁祖铭	丁 允 (589)

· 人 物 ·

[直系]

我所知道的孙传芳	寿耕梅 (602)
我所知道的刘镇华	张修斋 (608)
我所知道的齐燮元	李鹏图 (613)
我所知道的李纯	李炳之 (617)
江苏督军李纯的自杀	萧稟原 (626)
李纯的一生及其遗族的没落	窦守鏞 苏雨眉 (630)
吴佩孚的早年	杨雨辰 张方严 (641)
吴佩孚侧记	张方严 刘耀宗 (647)
吴佩孚晚年在北平	李炳之 (656)
吴佩孚拒作日伪傀儡的经过	陈文会 (663)
吴佩孚之死	张绍程 (667)
吴佩孚之死纪闻	汤住心 (669)
陆建章一生之事略	孙鸿仪 (671)
陆建章被徐树铮诱杀经过	刘序东 (677)
陆建章之死	杨文恺 (680)
陆建章之死片断	陈文运 (685)

陈光远事迹概述	任启圣 (687)
我所知道的陈光远	齐协民 (690)
“不倒翁”陈调元	李西铭 (699)
我所知道的陈调元	杨文恺 (712)
张绍曾传略	李泰莱 (718)
我所知道的高恩洪	孙丹林 (728)
曹锟的一生	章 青 (731)
简记靳云鹗	崔其勋 (755)
靳云鹗侧记	周从吾 (762)
我所了解的薛笃弼	白由道 (780)

[皖系]

我所知道的皖系将领	陈文运 (789)
先伯段祺瑞事略	段宏纲 (808)
徐树铮的生平	陈文运 张敦和 (828)
徐树铮任奉军副司令之经过	张振汉 (847)
直皖战后徐树铮在上海及遇难	刘振生 (853)
徐树铮出国考察片断	翁之惠 (859)
对《徐树铮之死》的补充	孙象震 韩宾礼等 (870)

[奉系]

军阀汤玉麟生平	唐精武 (872)
杨宇霆传	金天石 (895)
杨宇霆别传	金毓黻 (904)
关于杨宇霆的片断	霍守义 (907)
我所知道的张作霖父子	赵绍武 (908)
回忆张作霖二三事	叶子刚 (920)
在讲武堂时的张学良	陈庆祥 (921)
张宗昌轶事	恽宝惠 (923)

[其他]

军阀刘珍年的兴灭	臧义和 (925)
我所认识的李协和	王辅宜 (934)
代理国务总理杜锡珪简史	陈文会 (943)
陈宦入川前后	李炳之 (946)
我所知道的陆徵祥	周伯符 (952)
我与赵倜	时鼎岑 (954)
北洋时期的江西省长胡思义	胡先传 (965)

袁祖铭被杀内幕	李仲公	李奇中 (972)
袁祖铭常德被杀见闻	谢伯元	(977)
小军阀徐寿椿兴亡概述	王镜璿	(979)
谈商震	石彦懋	(987)
潘复的腐朽生活和政治活动	程海鸥	(989)
我所知道的军阀官僚一些内幕	齐协民	(995)

· 北洋政局及经济 ·

李纯督苏前后北洋内幕种种

俞 莱 山*

我在40年前南北和平会议时与李纯有一面之缘。我父亲（名俞寿璋）当过他的顾问多年，并且替他做过一些重要工作。他幕府中人很多是我父亲至友。我当时因常与父执们接触，对那时情景（1917年8月至1920年10月，即李督苏时期）尚能记忆，爰作叙述，藉供参考。

李纯督苏前的略历

（1）统制六镇湖北“立功”

李纯是继吴禄贞后的北洋陆军第六镇统制，也是袁世凯嫡系军人之一。袁的北洋六镇，是以第三、第六两镇为骨干（这两镇的番号曾经一度互换）。就第六镇而言，北洋三杰龙、虎、狗（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先后都当过第六镇统制。当时北洋新军，究竟新到如何程度却很难说，固然也有一小部分军官是日本士官学校或振武学校毕业的，但在高级军官中还是以北洋武备学堂出身的为主（北洋三杰都是武备学堂出身），更以“将才难得”，中级以下基层官佐大都以出身陆军速成学校（北洋武备学堂附设）及随营将弁学堂的居多。李纯即属于后者。

辛亥武昌起义，第六镇统制吴禄贞曾向清廷请纓南下“平乱”（吴曾派代表与黎元洪等联系，想率师南下参加革命），只是他的“秘密”计划，早被袁世凯洞悉无遗，以至壮志未酬，反以身殉。但是他的后任李纯，刚升统制不久，即被编入第一军随同冯国璋南下（冯所统第一军系第六镇统制李纯、第二镇三协协统王占元、第四镇八协协统陈光远等部组成），在武汉建立“战功”。当冯被封为二等男爵的同时，李也荣获“巴图鲁”称号（这是我在李纯死后的讣文上看见的）。

（2）连升三级江西受械

“时势造英雄”，打内战的确为军阀们造成升官发财的机会。但在袁世凯时代，特别强调所谓“资格”，一般文武官僚，即使“一帆风顺”，也不容易“平步登天”。袁的所谓“资格”，是侧重前清官阶。因为他自己在前清已经出将入相，位极人臣，像他

* 作者系李纯驻沪顾问俞寿璋之子，曾为南北和平会议办事处筹备事务所干事及新闻记者。

这样“资格”的人本来不多，就算有一两个资格较高的“遗老”，不独没有军事实力（嫡系部队），也没有政治资本（政党），都不是他假想中的政敌，所以他要以以前清官阶为“资格”，主要是对付国民党以及其他新进官僚。他对自己嫡系也不例外。尽管是“战功卓著”的人，亦复采取按部就班，以便在部属的脑子里面奠定根深蒂固的“旧属”思想，来巩固提高“袁官保”老上司威望（袁任大总统时期，北洋六镇旧官佐背后谈天依然称“袁官保”）。

当1913年6月袁与黎元洪勾结罢免江西都督李烈钧时，李纯奉袁命率所部第六师（民国后第六镇改称第六师仍由李任师长）由武胜关南下，通过湖北进抵长江中游田家镇。更由李的“忠诚”表现，得以配合汤芑铭的海军（芑铭乃汤化龙胞弟，时任海军次长，通过黎的关系，效忠于袁）攻湖口，克九江，遂任九江镇守使。李纯攻克南昌后，升任江西护军使。当时江西都督，是由副总统、湖北都督黎元洪兼领。后来黎仰体袁意坚辞兼职时，才由李正式升任（都督改称将军时，李的官衔是昌武将军督理江西军务）。李在江西受钺，的确是经过名实相符的“连升三级”而后真除的。

李纯这次“平定”江西，完全得力于黎、汤二人之助，因并附记如下。

黎、汤二人效忠于袁，真可谓不遗余力，但后来并没有获得他们预期中的报酬。黎不独江西都督未能长期兼领，连原领的湖北都督，也在“兔死狗烹”的情况下，为段祺瑞所夺，而不得不入京任所谓副总统领参谋总长。表面看来黎仍不失为袁的近侍之臣，但事实上却成了一个尊而不亲的傀儡，标准的“泥菩萨”（泥菩萨为黎绰号）。

汤芑铭因通过乃兄化龙与谭延闿接洽，带了两只小兵舰（江犀、楚有）和平开入长沙，完成了袁的不战而胜的愿望。当时汤虽曾戴上湖南都督头衔（后改称靖武将军督理湖南军务），但袁另一方面又任虎威将军曹錕为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率第三师驻在岳州，虎视眈眈地看守着湖南门户；随后更令第三师第五旅旅长汪学谦率部进驻衡阳，继伍祥桢任湘南镇守使（伍祥桢第四混成旅与冯玉祥第十六混成旅后均随陈宦入川）。在云南起义时，袁更任当时第六师师长马继曾（李纯后任）为征滇第一路司令，开入湘西^①。其时真正归汤统率的军队只有一个湖南陆军混成旅，驻扎长沙、宝庆一带，处在北洋军队四面包围之中。关于汤所统率的湖南陆军混成旅旅长人名，陶菊隐著《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所载为车震，刘骥在《文史资料选辑》所写的为张九维，这与我所记得的是胡叔麒均有出入。我并且还记得当时胡部有团长名杨杰，但不知是否就是北伐后的那个杨杰，或是另有同姓名的人。袁世凯时期政事堂印铸局编有《全国职员录》，对当时人事记录颇详（包括到县衙门的小职员），惜余目前手边已无此书，否则很易查对。

错综复杂的江苏地区

（1）趁机撵走张勋军队

江苏地区襟江带海，资源丰富，人口殷繁。江北徐海本属昔日军政必争之地，江南

^① 马死在辰谿，由周文炳继任，不久周又死，改由齐燮元继任，战事停止后仍开回江西原防。

淞沪尤为近代工商萃集之区。清王朝曾给两江总督以南洋大臣头衔，显示其地位应居南方各省督抚之首。袁世凯时期，冯国璋以宣武上将军督理江苏军务。就冯的资望而论，本可领袖群僚，只以袁疑忌冯“功高震主”，为了多方牵制，除将徐海划归定武上将军长江巡阅使张勋管辖外，随后并封上海镇守使郑汝成为彰威将军，淞江镇守使杨善德为克威将军，特别规定上海镇守使得向陆军部直接行文^①。

当将军名义初成立时，除直隶、甘肃、新疆由巡按使朱家宝、张广建、杨增新加将军衔督理军务外，福建、河南、贵州系以李厚基、赵倜、刘显世为护军使，而以巡按使许世英、田文烈等会办军务。当时以上各省都没有看见“将军行署”（时规定将军于所在地设行署，如南京当时的“宣武上将军行署”），其他各省都是每省置将军一人，比较突出的除上面说过的湖南岳州有一个虎威将军、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兼第三师师长曹锟外，在武汉还有一个是壮威将军帮办湖北军务第二师师长王占元（袁封这个将军，起初是想对付黎系鄂军。但后来这个壮威将军竟“发挥壮志”，赶走袁的心腹彰武上将军段芝贵，而继任鄂督）。江苏一省，在当时竟有两个上将军和两个将军，不能不说是全国各省最为突出的。

这样错综复杂的江苏地区的形成，虽发源于冯国璋的资深望重见嫉于袁，但并不因后继的李纯资望较浅使问题容易解决，相反的只有使问题进一步深化。兹就当时情况分别叙述，先谈徐海方面。

张勋的盘踞徐海，出于袁的授意。冯在北洋军阀中是个富于涵养的人，当袁在世时固然是敢怒而不敢言，袁死后虽曾和张勋打过一次笔墨官司^②，但结果终以容忍了之。

李纯继冯督苏，正值张勋复辟失败之后，照说此时收复徐海，应当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但却出乎常理之外，不独徐海地区依旧归安徽督军管辖^③，并在张（勋）去张（文生）留之外，更加派一个亦兵亦匪的张敬尧为所谓苏鲁皖豫四省剿匪督办驻防徐州。我还记得，当时上海报纸上有人写过“杀伐用张”讽刺性的小品文（张敬尧就在这时候收编巨匪毛思忠为义子，即随后从张在湖南无恶不作的张继忠）。

冯国璋当时何以能对段祺瑞如此让步，据内幕中人云，实以他两人共事多年，各有不可告人之隐事。但在这段时期内（复辟失败后）冯的弱点较为明显，复辟罪魁被缉的5人中的胡嗣瑗（冯的秘书长，复辟时与张勋的参谋长万绳栻同任“内阁阁丞”），即系代冯受过的。当时段左右有人很想趁此机会一并倒冯，段顾虑甚多，主要是一时还找不到更适宜的总统。段当时主观愿望，是想迎冯做傀儡总统，而以自己的亲信段芝贵或倪嗣冲、卢永祥中的一人继任苏督。由于冯不同意，最后议定各保原来势力范围，即冯在江苏原来所辖地区，由冯保李纯继任，李所遗江西督军，由冯保第十二师师长陈光

- ① 当时除川边镇守使以地区特殊由中央直辖外，全国只有一个上海镇守使特别规定可向陆军部直接行文，其他各处镇守使均须通过督理各省军务的将军。
- ② 当各省将军改称督军时，冯任江苏督军，张任安徽督军兼长江巡阅使。冯曾一度电张，请其“移驻安庆以符宪制”，张复电称“江苏同属长江流域，巡阅使驻防徐州于理并无不合”。
- ③ 倪嗣冲继张勋督皖兼长江巡阅使，曾奉明命节制张勋旧部。倪除令徐州镇守使张文生、海州镇守使白宝山等仍供旧职各驻原防外，并取消定武军番号，改称新安武军，以充实自己实力。

远继任，而江苏省内的徐海、淞沪仍保持原状，不属李纯势力范围。

后以张敬尧另有高就（任湖南督军）率部离徐，直皖战后倪嗣冲以病势沉重去职，所遗长江巡阅使缺由李纯兼任，安徽督军缺由李保张文生升任，张文生所遗徐海镇守使缺由李派陈调元继任。至此，李才正式收复了这个特殊的地区，时为1920年9月间事也。

（2）背信约忽添卢会办

那时出乎常理以外的事情真多，徐州、海州并不濒临长江，却一直是长江巡阅使惟一的基本地盘。当张勋初任此职时，由于无地容身，不得不以此作为个人根据地，迨后兼任皖督，还是不肯放弃既得利益让出徐州，一定要做到鱼与熊掌二者得兼。倪嗣冲继张勋后，更乐得萧规曹随，扩张个人势力。李继倪时初以“长江”两字空洞，不肯就职，因同时发表的3个“太上督军”曹、张都有明确地区（曹锟为直鲁豫巡阅使，张作霖为东三省巡阅使），自己不免相形见绌（随后改任李为苏皖赣巡阅使），事实上他已经以长江巡阅使身分收复徐海防区，并非毫无所得。

在冯国璋督苏3年有半的时期内（1913年12月至1917年7月），始终未入江苏督军统辖的徐海版图，虽因李纯撵走张文生，不独顺利收复，而且善始善终。张文生由李保任皖督，因此对李有好感，对李后来的苏皖赣巡阅使表示拥戴。但李的多年老伙伴、当时号称“长江三督”之一的江西督军陈光远，却不愿添上一个顶头上司，以江西地区宜隶两湖为藉口，而表示异议。原因是前面述过的辛亥革命时，“冯所统的第一军系就第六镇统制李纯、第二镇三协协统王占元、第四镇八协协统陈光远等部组成”。以过去资历论，李任统制时，王、陈都是协统，后来“长江三督”当然以李为首。此时陈的心理，是顾虑李的资望较高，可能拿出上司面孔，不如拥王，一定会对自己客气些。此事李与人谈及，颇感痛心。

淞沪地区过去也曾有过同样的机会，经过同样的过程，不过不是同样的结果。远在1916年至1917年的岁尾年头，浙江军警发生内讧时候（夏超等赶走吕公望），前淞沪护军使杨善德奉调督浙，即出自冯的保举。冯的原意是想藉此收复淞沪地区，与后来李纯的收复徐海同样用心。当时冯曾建议裁撤淞沪护军使，并保嫡系刘询为淞沪镇守使。段未能同意，并发表淞沪护军副使卢永祥升任淞沪护军使。冯又退一步保刘继任卢的副使遗缺，段也未能同意，反而将副使一缺裁撤。这件事情在冯、段之间造成了很深刻的裂痕。

关于以上两个特殊的地区，在同样的机会同样的过程中却造成不同结果的原因，是冯、段之间对这两个地区各有各的想法。先谈冯的一方面，1913年北军南下，张勋率部先入南京，任江苏都督。随后袁世凯借故（外交关系）迫张让位于冯，而调张以长江巡阅使名义移驻徐州。冯当时固感德于袁，对张亦无恶感，也不过分地以未能统辖徐海为憾。至于淞沪地区，在他初任苏督时，上海镇守使郑汝成、淞江镇守使杨善德本归他所直辖。郑被刺后，两个镇守使合并为一个护军使，只以事出袁意，无可如何，但感到这是由自己辖区内割裂出去的，与徐海从未一日到手的性质是不同的。再说段的一方面，自袁死后他俨然以继承人自居，对自己嫡系无论是部队或地盘都抱扩张主义。冯保

杨善德督浙，是符合他的愿望的，冯保直系刘询插足淞沪，却是与他的愿望相违背的。徐海虽为军事要区，但张文生、白宝山均张勋旧部，与杨、卢两人的属于段本人嫡系不同。况李纯撵走张文生是在皖系新败之后（直皖战争），亦与杨调浙督时的情况有异。

旧军阀间的相互关系，不管是同乡同学同寅，以致拜把兄弟、结亲家的一套，只要遇到与个人利益发生矛盾时，都是从来不讲信用的。前面所说的冯、段最后议定各保原来势力范围、彼此不占便宜也不吃亏的方案，如能真正贯彻履行，则后来的直皖战争岂可以避免？但变化之神速，诚足惊人。在1917年8月6日发表李纯督苏令不到10天，8月15日接着又发表卢永祥会办江苏军务令。过去冯想以刘询插足淞沪（淞沪护军副使）未获成功，而段进一步以卢永祥插足江苏（会办江苏军务）反而实现。由于冯、段间矛盾日益尖锐，在李纯督苏时期，江浙战争已有一触即发之势。

“防疫”与“拆桥”

（1）异军突来南京城临时“防疫”

1918年9月下旬，我父亲奉李纯委令做过一次他平生未曾做过的官，官衔是“江苏省会临时防疫局总办”。当时传言是津浦路有“鼠疫”南侵现象，这件事闹得“大江南北，人心惶惶”（李纯打电报质问北京政府中原句）。在李纯质问北京政府电报中虽说“已派重兵，过江弹压”，惜乎未能在大江北岸予以彻底扑灭，但在完成“江苏省会临时防疫局”任务后（保卫南京），竟将这个瘟神送往福建，以至让它在6年之后又复一度为祸江南（1924年齐卢之战，王永泉残部参加卢方）。局势变迁，非李将军当时所能料及也。

此事发生经过，是李纯接徐州镇守使张文生电告，说是“有兵车两列南下，番号不明”，经李向各方电询，有说是振武新军（龙济光就直鲁边区土匪所编），有说是参战军，有说是奉军。实则所谓振武新军，除少数第一批已于前些时达到浦口的外，其第二、三两批因不愿南下作战，先后已在晏城、禹城相继哗变溃散。这次过徐南下的乃是王永泉旅（原名奉军补充旅，后改称第二十四混成旅），系奉徐树铮命“援闽”，事先虽未必一定有“假道于虞”阴谋，但存心打击李纯威望，则是毫无疑问的。徐树铮当时既是参战督办署^①参谋长，同时又兼有关内奉军副司令名义，加之他和张作霖间关于军械军费的一本糊涂帐无法算清，所以国务院给李电中说是参战军，张给李电中又自承是奉军。李的质问电中有：“奉军南下何以中央和奉督事前并不通知江苏？既称南下援闽，何以又由主持对外的参战处下令调派？”这件事情经过李与张作霖激烈“电战”^②后，嗣经国务院出面调停，并向李解释误会，将已到浦口的振武新军调回兖州，王旅暂

^① 段祺瑞任参战督办时，除已编成三师由曲同丰、马良、陈文运分任师长外，另由徐树铮编有五个混成旅，王永泉即系五旅中之一旅。

^② 李电有“不顾大局，不恤国体，一隅糜烂，全局破坏，谁尸其咎，思之痛心”。张电有“奉令援闽，兵贵神速，本可出以秘密，贵督明知，竟尔阻止，贻误戎机，不知是何用意”。

留蚌埠，俟船只备就再由浦口直接上船。10月中旬这支“援闽军”才由蚌埠开到浦口，转乘建新、福州两轮赴闽。王部过境后，“江苏省会临时防疫局”也即随之撤消。

在这里我想把当时“江苏省会临时防疫局”成立时的一些情况略加叙述。由于这次所防的疫，是异乎寻常的“鼠疫”，所以组织特别严密，执行也非常认真，对火车轮船上下旅客有“鼠疫”嫌疑的，自然不能不施以检查，其他方面也不免有些必要的措施，使居民们感到不方便之处在所难免。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姓张的省议员曾对我父亲说：“如果这样持久下去，我们将会不死于疫而死于防。”他这句话初听似乎很有理由，但没想到当时南京如果没有这样紧急措施，则振武新军在晏城、禹城的恶剧何尝不可重演。后来事实证明这位议员是属于安福系统，并非真正为民请命，而是替“鼠疫”当黑律师的一个人。

至于当时这个“防疫局”的人事组织，除由我父亲担任总办名义外，还有两个会办，一个名王桂林（江苏全省警务处长兼省会警察局长），一个名朱振仪（曾任徐海道道尹）。他们的分工是王管对外、朱管对内。这个临时机构，当然是外重于内，王桂林乃实际上的负责人，就下列事实即可证明。“防疫局”设有六个检查员，系委各区警察局长兼任。当时南京警察，除东南西北中五区外，还有一个下关区警察署。由于下关区与浦口只有一江之隔，又当轮船火车上下之冲，在这次“防疫”中，其地位更显得特别重要。那时候任这个重要职务的人是王固磐。

（2）班师过境青阳港连夜拆桥

淞沪地区在李纯督苏后，亦复遇到过与冯国璋督苏时同样的机会，结果不但是同样失败抑且更有甚焉。前面所记1917年年初，冯保杨善德督浙时，希望藉此可以收回淞沪。其事虽未成功，但杨的督浙，总是出自冯的保举，杨多少不能不感激这位老上司（杨初到苏系任淞江镇守使，隶宣武上将军自辖）的成全。卢永祥升淞沪护军使后，所遗护军副使一缺，虽经北京政府明令裁撤，冯保刘询计划纵然落空，但对皖系是作了明显的让步，在老朋友间也算留下一个交情。所以在冯督苏3年半的时期内，在北洋系大家庭中，尽管是面和心不和，但在江浙及沪宁之间，表面上尚无显著裂痕。

1919年8月杨善德病死浙江督军任上，遗缺北京政府抄“老文章”又委淞沪护军使卢永祥署理。由于北京政府一再视淞沪护军使为浙江督军合法继承人，造成淞沪似乎应当属于浙江的一种趋势；又因卢的善于联络，更形成了浙沪一家现象。

卢平日最欢喜与人谈他的“孝友传家”（卢自称出身贫苦，侍父至孝），因之他很想效法春秋时代宋宣公“受之于兄，传之于侄”的作风，以加强大家庭的团结。所以他在继杨督浙之后，除对于杨的另一遗缺第四师师长（杨生前兼职）保举该师第七旅旅长陈乐山升任外，自己所遗淞沪护军使并不直接提拔自己第十师部下，而保举杨部第八旅旅长何丰林升任。这是因为一则何资望较深，其时已在浙任宁台镇守使，二则何系小站老友何宗莲胞侄，与各方面都有渊源。他自己认为这种“兄先弟后”按部就班的做法，无论北京和南京（李纯）应该都不至于反对。所以他在拟定这个计划后，还亲笔写了封信交由何丰林去南京面谒李纯。何谒李时执后辈礼甚恭（李为何宗莲把兄弟），双方感情颇为融洽。李对卢所拟电稿（即与李合保何升任淞沪护军使），未作一

字修改，立即拍发。何满意而归，向卢复命，认为大功业已告成。不知李纯的想法，与卢完全不同。他认为交情是一回事情，官制又是一回事情，不能以交情来变更官制。淞沪为江苏属地，应该归自己管辖，何既承认自己是后辈，应当可以做自己的属员，因在何返沪后，再电北京，声明前电非出己意，建议将护军使改为镇守使。迨北京政府接受他的建议，发表命令时，卢、何都感到非常愤慨。何除不肯就职外（何在这段时期内，在所发文件上都是用“淞沪护军使卢永祥，何丰林代”字样），并通电责李“口是心非”。李的内心本想以齐燮元调沪，结果不独未能实现，反而留一“口实心非”的责言，不能不使他的“英名”（这两字是他死后所谓遗书中自称）受到一定损失。这一裂痕，一直等到他死后才告一段落。

正当李、何间“电战”激烈的同时，1920年7月上旬，恰逢援粤浙军（潘国刚部）由海道班师，道经上海，不能不引起李的疑虑，因令苏常镇守使江苏第二师长朱熙派第五团彭启鹏部进驻昆山，并拆毁青阳港铁桥上一段路轨，以致火车一度停开，卢、何亦在南翔增兵。后以帝国主义出面干涉，双方撤回原防。此次能够幸免爆发战争，我父亲说是出于齐震老（齐耀琳号震岩，是我父亲同年，时任江苏省长）调停之功，但报纸登载上海领事团借口沪宁路与借款条约有关，曾向双方提出严重警告。依据当时情况判断，应该是属于后者的理由居多。

对国是与省政的烦恼

（1）和议难成有违夙愿

前面所说由于杨善德、卢永祥先后从淞沪护军使任上调升浙江督军，使人们认为淞沪护军使即使不是浙江督军的合法继承者，最少也是有力的候补者。还有与此可以发生同样感想的事情，就是黎元洪、冯国璋先后都是由副总统继承大总统，因此不能不引动许多野心家对这个有职无权的“副座”虚衔感到莫大的兴趣^①。何况按照前例，江苏督军过去又为“副座”发祥地（冯国璋是在苏督任上当选的）。李纯名心素重，安能无动于衷？在当时形势下，自不能不力图有所建树，以提高自己资望，并可作“知己者”（冯国璋）声援，将来也可循着“知己者”老路，从这个“发祥地”经由“副座”而登“极峰”。

谈到当时形势，自从段祺瑞讨伐张勋、黎元洪下台后，“北洋三杰”共掌中枢。“三杰”上台经过，各不相同，除段的国务总理系“见危授命”外（黎在“围城”中委的），冯是“依法”以副总统身份继承大位的，最奇怪的是王士珍也从张勋复辟时的议政大臣兼参谋大臣，又连任为新政府的参谋总长。冯曾对二人说：“今后的事情是咱们三兄弟总共来干，不要分什么总统、总理、总长。”这话表面看来，不独没有总统架子，而且极其亲热，真像“精诚无间”。但事实是冯想联王抑段，如遇不同意见，可以取决于2/3的多数。这是冯的一种如意算盘。不久冯又提议按照他老上司（袁世凯）

^① 曹錕曾被徐树铮以此相饵，由主和变为主战。后来吴佩孚亦曾以此饵卢永祥，争取“皖直合作共同反奉”。齐燮元还因覬覦此职，发动江浙战争。